



歷代兵氛

平陽要地兵戎大事故詳志之附於祥異之後

周平王二十八年晉昭侯封叔父成師于曲沃曲沃太子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桓叔桓叔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

三十有二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曲沃

四十八年曲沃莊伯殺其君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

桓王二年曲沃以鄭邢之師攻晉鄂侯于翼王使尹氏武

氏助之鄂侯奔隨

曲沃叛王命虢公伐曲沃立翼侯子光于翼是爲哀侯

十年晉侵陘庭陘庭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虜
哀侯

十一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疆無如
之何

十有五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侯弑之周桓王使虢仲
伐曲沃武公立哀侯之弟緡于晉

僖王三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

周釐王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于是盡并晉地而有之

周惠王十年虢人侵晉

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

御戎畢萬爲右以滅霍滅耿滅魏封趙夙于耿畢萬于
魏

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
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弗誅後遺子孫憂乃假道于虞
遂伐虢取其下陽以歸

二十二年晉滅虢虢公醜奔周還襲滅虞

二十三年獻公發賈華等伐屈屈潰

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于齧桑左傳作采桑今平陽

曲南七十里河
水有采桑津
晉兵解而去

襄王七年惠公用虢射謀秦饑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

秦大怒亦發兵伐晉晉敗于韓原獲晉侯以歸

二十八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晉渡河取王官封殺尸而去

晉恐不敢出

三十有二年趙盾立世子夷臯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先

蔑奔秦

頃王四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擊秦

大戰河曲

匡王六年秦伐晉圍焦

靈王二十二年欒盈有罪奔齊三月晉將嫁女于吳齊侯

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四月盈

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范宣子奉平公以如

固宮范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欒樂斷肘而死欒魴傷

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秋齊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

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鄆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

平陽府志 卷之三十四 七
役乃還趙勝帥東楊之師以追之獲晏釐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敬王二十二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欒韓不信魏哆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貞定王十一年知伯與韓趙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

十六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分其地

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藉韓虔爲諸侯

安王二十四年狄敗魏師于澮

二十六年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爲家人而分其地

烈王七年韓趙伐魏圍安邑趙成侯曰殺瑩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韓懿侯曰殺魏君暴也割地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彊于宋衛則我終無魏患

矣趙不聽乃解而去

顯王五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

石阿在石隰等州界

七年魏敗韓趙之師于澮

八年魏伐趙取皮牢

十七年諸侯圍魏襄陵築長城塞固陽

二十九年衛鞅言于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

疾非魏併秦卽秦併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

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

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

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

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將兵伐魏

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旣相距鞅遺卬書曰吾始與

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

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爲然乃與會盟而飲

鞅伏甲襲卬虜之因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

秦以和因去安邑徙大梁

三十六年秦大敗魏師擒其將龍賈取雕陰圍焦曲沃

四十年秦伐魏取汾陰皮氏拔焦

四十二年秦張儀伐魏取蒲陽既而歸之魏盡入上郡以謝

四十七年秦伐魏取曲沃于魏

四十七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

赧王元年秦伐魏取曲沃又敗韓師于岸門質其太子倉

以和

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

五年秦魏會于臨晉

十三年秦魏韓會于臨晉秦復與魏蒲坂

十七年齊韓魏伐秦敗其軍于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

河東三城以和三國乃退

二十一年秦敗魏師于解

二十五年秦魏冉伐魏魏入河東韓入武遂于秦

二十六年秦白起伐魏取六十一城

二十九年秦擊魏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募民徙之

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皮牢

漢二年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

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韓信爲左丞相

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

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餓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

更始二年遣尙書僕射鮑永安集河東

冬赤眉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衆大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鄧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畧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

光武帝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於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歿會日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旣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

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
疆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
東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
之是年六月光武卽位於鄗七月使使者持節拜禹爲
大司徒

靈帝中平五年黃巾餘賊郭大等起于西河白波谷寇太
原河東號爲白波賊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
獻帝興平二年李傕郭汜之亂張濟迎帝東歸濟復與李
傕郭汜合欲劫帝而西董承楊奉與傕汜大戰于東澗

承奉軍敗帝露次曹陽董承楊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
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
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
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承奉等夜乃潛議過
河使李樂先渡具舟船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
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
自投灰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以
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
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爲

催兵所掠奪凍溺死者甚衆既到大陽止於人家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饑餓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爲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齋酒肉就天子燕飲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

建安七年匈奴單于作亂平陽鍾繇率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尙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旣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爲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

郭援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賈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援使逵爲將不從將殺之絳吏民間將殺逵皆乘城呼曰殺我賢使君寧俱死耳逵遂得免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旣并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與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

襄陵校尉止公部民炅母等作亂與昌豨通曹操以呂虔代松虔到招誘炅母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炅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羣賊乃平

晉懷帝永嘉二年秋七月劉淵寇平陽太守宋抽奔京師河東太守力戰死之淵先在離石劉琨密遣人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淵懼遂城蒲子而居之

冬十月劉淵稱皇帝改元永鳳

三年太史令宣于修之言於淵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仄陋紫宮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尅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有紫氣兼陶

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淵以爲巳瑞大赦境內改元河瑞

四年劉淵卒太子和立其弟聰弒而代之

五年六月帝蒙塵于平陽劉聰以帝爲會稽公

愍帝建興元年春正月劉聰大會使懷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丁未帝遇弒崩于平陽

建興四年十一月辛丑帝蒙塵於平陽麴允及羣官並從劉聰假帝光祿大夫懷安侯壬寅聰臨殿帝稽首于前

麴允伏地慟哭因自殺尙書辛賓梁允侍中梁濟散騎常侍嚴敦左丞相臧振黃門侍郎任播張偉杜曼及諸郡守並爲曜所害

元帝建武元年夏四月劉粲使王平謂劉父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裹甲以備之又以爲信然令命官臣裹甲以居粲馳遣告斬準王沉等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沉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粲圍東宮粲遣沉準收氏羗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父同造逆謀聰謂沉

平陽府志 卷之三十四 五
等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知無不言勿
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又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
屬數十人皆斬準及閻豎所怨也廢又爲北部主祭使
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爲之空秋七
月立祭爲皇太子

冬十月劉聰出獵令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
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歔流涕聰聞而惡之聰後因大
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
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十二月

戊戌帝遇弒崩于平陽

太興元年秋七月劉聰卒太子祭立斬準有異志私謂祭
曰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宜早圖之祭乃收景驥等殺
之遊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八月準遂勒兵升殿
執祭殺之祭一家男女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二陵斬
聰屍焚其廟自號大將軍漢天王 石勒命張敬率騎
五千爲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
羗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自
長安屯于蒲阪曜自立於赤壁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

九錫增封十郡並前十三郡進爵趙公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與石勒犄角之勢勒攻準于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戶六千降于勒巴帥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太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于城中使相率誅斬準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斬明爲盟主遣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牟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于蒲上斬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于劉曜曜收斬氏男女皆斬之石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修復淵聰二墓收劉祭已下百餘尸葬之置戍而歸

石勒遣將自軹關西入伐曜進攻蒲阪曜遣將東救蒲阪
成帝咸和三年八月後趙石虎帥眾四萬擊趙

劉曜改稱趙石勒亦

稱趙為後趙

趙主曜自將救之虎懼引退曜追及與戰大破

之斬其將石瞻枕屍二百餘里

穆帝永和十二年秋八月姚襄為桓溫所敗奔于平陽秦

并州刺史尹赤以眾降襄襄遂據襄陵

升平二年

苻秦永興二年

春二月秦將張平以并州叛苻堅率眾

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羌為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

至銅壁平盡眾拒戰為羌所敗平養子蚝能曳牛却走

超越高城羌禽之以獻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罪署為

右將軍蚝武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

戶于長安

帝奕太和二年

苻秦建光三年

冬十月秦晉公苻柳據蒲坂叛堅

堅遣王猛鄧羌攻蒲坂苻柳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

猛為憚已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眾二萬將攻長安長

安去蒲坂百餘里鄧羌率勁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

還猛又盡眾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蒲坂猛又

尋破蒲坂斬柳及其妻子

孝武帝太元九年

苻秦建元二十年

春三月平陽太守慕容冲起

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苻堅命竇衝討之竇衝擊

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時慕容泓起兵華陰冲率騎八

千奔于泓軍

十一年春二月西燕將韓延因衆怨弒慕容冲

時冲稱帝于阿房

立段隨爲燕王三月慕容恒慕容承殺段隨立宜都王

子顛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乘輿服御禮樂器物去

長安而東以永爲武衛將軍恒弟護軍將軍韜陰有貳

志誘覬殺之于臨晉恒怒去之永與武衛將軍刁雲率

衆攻韜韜遣司馬宿勤黎逆戰永執而戮之韜懼出奔

恒營恒立慕容冲子瑤爲帝衆悉去瑤奔永永執瑤殺

之立慕容泓之子忠爲帝忠以永爲太尉守尙書令封

河東公至聞喜知慕容垂稱尊號築燕熙城以自固刁

雲等又殺忠推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凉

四州牧河東王稱藩於垂

冬十月苻丕據平陽慕容永以丕在平陽恐不自固乃遣

使求假道還東丕弗許遣王永及苻纂攻之以俱石子

爲前鋒都督與慕容永戰于襄陵王永大敗永及石子

平陽府志 卷之三十四
皆歿之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猜而
忌之及王永之敗懼爲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
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殺之

二十一年冬秦陷蒲坂初永嘉之亂汾陰薛氏阻河自保
不仕劉石苻氏至是後秦王姚興以禮聘薛彊以爲鎮
東將軍彊引秦兵取蒲坂

安帝元興元年

姚秦弘始四年
元魏天興五年

秦王姚興大發諸軍遣義

陽公姚平狄伯支等將以伐魏姚緒統河東見兵爲前
軍節度姚紹率洛東之兵姚詳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

以會于興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之姚平侵平
陽攻乾壁六十餘日壁中衆少失井乃陷之六月魏主
珪遣毘陵王順等三軍六萬騎爲先鋒八月魏主次於
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兵二百覘魏軍爲魏前鋒將長
孫肥所擒匹馬不返平遂退走魏急追及於柴壁平嬰
城固守魏主圍之興乃悉舉其衆救平將據天渡運糧
以餽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
所囚今秦皆犯之宜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
取也魏主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同

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二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彼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彼無所施其智力矣魏主從之帥步騎三萬逆擊興于蒙阮之南興晨行北引未及安營魏主軍卒至興衆怖擾魏主詔毘陵王順以精騎衝擊獲興甲騎數百斬首千餘級興退南走四十餘里魏主引還平竟不敢出但使人燒圍數百步而已魏主知興氣挫乃南絕蒙阮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度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絕將坐甲而擒之魏主又緣汾

帶岡樹柵數十里以衛芻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憑壑爲壘以自固興將數千騎乘西岸闚視魏營束栢材從汾上流下之欲以毀橋官軍鈎取以爲薪蒸興還壘魏主度其必攻西圍乃命修塹增廣之至夜興果來攻梯短不及棄之塹中而還又分其衆臨汾爲壘叩逼水門與平相望魏主因截水中興內外隔絕士衆喪氣於是平糧盡窘急夜悉衆將突西南而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爲平接援魏主簡諸軍精銳屯汾西固守南橋絕塞水口興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

圍引接故但叫呼虛相應和莫敢逼圍平引不得出窮
 迫乃將二妾赴水而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揚武將軍
 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隨平投水魏令泅水鈎捕無得
 免者平衆三萬餘人皆斂手受執擒興尙書右僕射狄
 伯支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建忠將軍雷
 星康官北中郎將康猥興從子伯禽已下四品將軍已
 上四十餘人興遠來赴救自觀其窮力不能免舉軍悲
 號震動山谷數日不止頻遣使請和魏主不許乘勝進
 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恐蠕蠕爲難乃引還

三年

元魏天賜元年

春正月魏遣離石護軍劉託率騎三千襲蒲

子

義熙六年

元魏永興二年

春正月平陽民黃苗等依汾自固受姚

興官號并州刺史元六頭討平之二月癸未朔詔將軍

于栗磾領步騎一萬鎮平陽

十年

元魏神瑞元年

春二月夏赫連屈孑侵魏河東蒲子殺掠吏

民三城護軍張昌等要擊走之

十二年

姚秦永和元年

秦蒲阪守將姚懿反伏誅

十三年

姚秦永和二年元魏泰常二年

劉裕北伐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

渡攻秦并州刺史尹昭于蒲坂姚泓遣姚驢救蒲坂姚驢與昭爲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曰蒲坂城堅池濬非可卒尅不如棄之先事潼關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姚讚屯兵于河上遣恢武姚難運蒲坂穀以給其軍至香城爲晉師所敗時泓遣姚謔守堯柳姚和都討薛帛于河東聞王師要難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裨將于河曲遂屯蒲阪姚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拔嵩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

王洛生屯于河東爲泓聲援劉裕至潼關遣將朱超石徐猗之會薛帛于河北以攻蒲阪姚璞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於蒲阪猗之遇害超石棄其衆奔于潼關

恭帝元熙元年夏人攻蒲坂毛德祖不能禦全軍歸彭城魏太武帝始光三年魏世祖侵夏自將攻統萬遣司空奚斤率義兵將軍封禮雍州刺史延普督四萬五千人襲蒲坂夏守將赫連乙升聞斤將至遣使告夏主赫連昌使至統萬見大軍已圍其城還告乙升曰夏已敗矣乙升懼棄蒲坂西走斤追敗之乙升遂奔長安斤入蒲坂

收其資器百姓安業

太平真君六年秋九月盧水胡蓋吳反十一月遣其部落帥白廣平西掠新平安定諸夷酋皆聚眾應之殺汧城守將吳遂進軍李閏堡分兵掠臨晉巴東將軍章直與戰大敗之兵溺歿於河者三萬餘人河東蜀薛永宗聚黨盜官馬數千匹驅三千餘人入汾曲西通蓋吳受其位號秦州刺史金城公周鹿觀率眾討之不克而還庚午詔殿中尙書扶風公元處真尙書平陽公慕容嵩二萬騎討薛永宗薛永宗殘破諸縣來襲聞喜縣縣

中先無兵仗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裴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曰在禮君父有危臣子致命府縣今爲賊所逼是吾等徇節之秋諸君可不勉乎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簡騎驍勇數百人奔赴賊聞救至引兵退走七年春正月戊辰魏世祖次東雍州庚午圍薛永宗營壘永宗出戰大敗六軍乘之永宗眾潰永宗男女無少長赴汾水歿辛未南幸汾陰

孝明帝時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元融前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寡於經畧爲胡所敗

孝明帝孝昌三年冬蕭寶寅據關中反自稱齊帝以長孫稚爲行臺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薛修義亦聚衆河東據鹽池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四年春寶寅圍馮翊稚軍至恒農左丞楊侃謂稚曰潼關險要守禦已固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夾地則華川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旣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阪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可爲人使安能

使人河東治蒲阪西逼河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民西圍郡城其家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帥兵北渡據石錐壁命送降名者各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于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徧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散歸修義鳳賢俱請降稚遂克潼關會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曰臣前仰違嚴旨而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

平陽府志 卷之三十四
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爲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况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膂力豈非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勅

酈惲與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陽武泰中爾朱榮稱兵赴洛惲與元珍不從其命爲榮行臺中郎樊子鵠所攻城陷被害

孝武西遷宇文泰令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引薛端同行崇禮尋失守遂降東魏東魏遣行臺薛循義都督乙千貴率衆數千西度據楊氏壁端與宗親及家僮等先在壁中循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度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循義遣騎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得免柵中先有百家端與并力固守貴等數來慰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其屬招喻村民多設竒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便卽東還爭船溺歿者

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宇文泰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

西魏大統三年
東魏天平四年

春正月東魏高歡侵西魏龍門屯兵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西魏宇文泰潛出軍至小關斬泰歡撤橋而退

秋八月西魏宇文泰率十二將東伐高歡率衆十萬出壺口趨蒲坂自后土濟時西魏戰士不滿萬人戰于渭曲歡大敗夜引還泰遣賀拔勝李弼渡河圍蒲坂東魏牙門將高子信開門納勝軍薛崇禮弃城走勝等追獲之太祖進軍蒲坂畧定汾絳

李弼軍至河東敬珎率猗氏南解北解安邑溫泉虞鄉等六縣戶十餘萬歸附太祖嘉之卽拜珎平陽太守領永安防主

自河以北多附東魏時西魏楊樹父猛先爲邵郡白水令樹與其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邵舉兵以應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者三千人內外俱發遂拔邵郡擒郡守程保及令四人並斬之衆議推樹行郡事樹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憐爲邵郡守以功授大行

臺左丞於是遣謀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
北南涉二絳建州大寧等城並有請爲內應者西魏因
攻而拔之

東魏高歡敗於沙苑留薛崇禮守河東西魏宇文泰遣李
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薛善密謂崇禮曰高氏戎車犯
順致令主上播越與兄忝是衣冠緒餘荷國榮寵今大
軍已臨而兄尙欲爲高氏盡力若城陷之日送首長安
云逆賊某甲之首死而有靈豈不歿有餘愧不如早歸
誠款雖未足以表竒節庶獲全首領而崇禮猶持疑不

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爲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
馥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卽令弟
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
竝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
俱叨封邑遂與弟慎竝固辭不受嘉之以善爲汾陰令
天平初高市貴復除晉州刺史高祖尋以洪洞要險遣市
貴鎮之高祖沙苑失利晉州行事封祖業棄城而還州
民柴覽聚衆作逆高祖命市貴討覽覽奔柴壁市貴破
斬之是時東雍南汾二州境多羣賊聚爲盜因市貴平

覽皆散歸復業

沙苑之敗高歡徙秦南汾東雍三州入於并州又欲棄晉州遣家屬向英雄城薛循義諫曰若晉州敗定州亦不可保歡怒循義曰若失守則請誅歡以循義行晉州事及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循義開門伏甲待之子彥不測虛實於是遁去神武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循義在州擒西魏所署正平太守段榮顯招降胡酋胡垂黎等部落數千口表置五城郡以安處之時山胡侵亂晉州遣循義追討破之進爵正平郡公

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千里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封子繪啓高歡請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高歡從之仍令子繪領汾晉二州夫修治旬日而就高歡親搃六軍路經新道嘉與省便賜穀二百斛後大軍討復東雍平柴壁及喬山柴谷絳蜀等子繪恒以太守前驅慰勞徵兵運糧軍士無乏

西魏大統四年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弘農徙鎮之

西魏大統八年冬十月東魏高歡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東魏興和四年

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出十二月癸未歡以大
雪士卒多死乃還

東魏遣太保侯景攻陷正平復遣行臺薛循義率兵與斛
律俱相會楊榭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恐
義徒背叛遂僞爲宇文泰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
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
首令領所部四出抄掠擬供軍費榭分遣訖遂於夜中
拔還邵郡卽授建州刺史時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
薛榮祖鎮之榭將謀取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橋榮祖
果盡出城中戰士于汾橋拒守其夜榭率步騎二千從
他道濟遂襲克之進驃騎將軍旣而邵郡民以郡東叛
郡守郭武安脫身走免榭又率兵攻而復之轉正平郡
守又擊破東魏南絳郡虜其郡守屈僧修

西魏大統十二年
東魏武定四年

西魏以韋孝寬爲并州刺史守玉壁九

月高歡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
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
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命極高
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歡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

平陽府志 卷之三十四 五
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
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飭每穿至塹卽
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伏地道內者便下
柴火以皮排吹之吹氣一衝咸卽灼爛城外又造攻車
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
爲幔隨其所向懸空張之車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
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鈎利其
鋒刃火竿來一鈎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
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

灌柱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堅木柵以
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東魏
兵苦戰六旬傷及病歿者七萬人共爲一家智力俱困
有星墜于歡營衆驢並鳴士皆警懼歡有疾軍中訛言
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
金作勅勒歌自和之哀感流涕十一月輿疾還遂殂魏
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尙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悅至玉
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郡公

西魏大統十六年
齊天保元年

冬十月西魏宇文泰以齊主稱帝伐之

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
歡不歿矣會久雨畜產多歿乃還于是河南自洛陽河
北自平陽以東皆入于齊

齊天保三年斛律光除晉州刺史東有周天柱新安牛頭
三戍招引亡叛屢爲寇竊七年光率步騎五千襲破之
又大破周儀同王敬儁等獲口五百餘人雜畜千餘頭
而還九年又率衆取周絳川白馬澮文翼城等四戍除
朔州刺史十年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二月率騎一萬
討周開府曹廻公斬之栢谷城主儀同薛禹生棄城奔

遁遂取文侯鎮立戍置柵而還

周保定元年

齊大寧元年周以韋孝寬立勲玉壁遂於玉壁置勲州仍

授勲州刺史齊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宇文護以其相
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日忽來求交易疑別有故又以皇
姑皇世母先沒在彼因其請和之際或可致之遂令司
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寬詳議孝寬乃於郊盛
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
者辭色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
還竝致書具陳朝廷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

等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靜周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托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此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

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

周天和五年
齊武平元年

冬斛律光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

二城與宇文憲掄拔顯敬等相持光乃進圍定陽仍築南汾城置州以逼之夷夏萬餘戶並來附先是周晉公護將東侵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納旣而

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嶠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增邑通前一萬戶是歲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畧汾北遂築城守之齊丞相斛律光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光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烟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屍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爲君不取

周天和六年
齊武平二年

正月齊斛律光率衆築平隴衛壁統戎等鎮

戊十有三所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口不言功周柱國枹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等步騎萬餘來

平陽府志 卷之三十四 五
逼平隴與光戰於汾水之北光大破之俘斬千計軍還
詔復令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白亭城戍皆克
之獲其城主儀周大都督等九人捕虜數千人 有栢
谷城乃周之絕險石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太宰段韶
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
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且城勢雖高
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
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
還

周齊王憲率衆二萬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王康德以憲
兵至潛軍宵遯憲乃西歸仍掘移汾水水南堡壁復入
於齊齊人謂畧不及遠遂弛邊備憲乃渡河攻其伏龍
等四城二日盡拔又進攻張壁克之獲其軍實夷其城
壘斛律光時在華谷弗能救也

周建德五年
齊隆化元年

冬十月周武帝謂羣臣曰晉州本高歡所起

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
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窟穴混同
文軌已酉周主自將東侵癸亥至晉州遣齊王憲率精

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國公
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
齊子嶺鄔氏公尹昇步騎五千守鐘鼓鎮涼城公辛韶
步騎五千守蒲津關柱國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
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
王誼監六軍攻晉州城周主屯於汾曲齊王憲攻洪洞
永安二城並拔之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遂屯于永
安齊後主于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驛馬
三至高阿那肱俱不奏聞平陽城已陷賊乃奏知明卽

欲引軍而南馮淑妃又請更合一圍所以彌致遲緩周
陳王純頓軍千里徑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
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
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栢
爲庵示有形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也時齊主分軍
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
陣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齊人望谷中塵
起相率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涉汾逐之多有斬獲
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回軍赴之會椿被勅追還率

兵夜返齊人果謂栢庵爲帳幕也不疑軍退翌日始悟虹見于晉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微宮長十餘丈周主每日自汾曲赴城下親督戰城中惶窘庚午齊行臺左丞侯子欽降周壬申齊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密遣使送款上開府王軌率衆應之子欽等夜開城門引周軍入登城鼓噪齊衆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開府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送關中甲戌以上開府梁士彥爲晉州刺史加授大將軍留精兵一萬以鎮之又遣諸軍徇齊諸城鎮並相次降款十一月己卯

周主聞齊主自并州率衆來援以其兵新集且避之乃詔諸軍班師遣齊王憲爲後拒齊主至平陽率衆來追齊王憲至於高粱橋齊師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卒百騎爲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環等百餘人齊衆乃退憲渡汾而及周主於玉壁周主又命憲率兵六萬還援晉州憲遂進軍營于涑水齊主攻圍晉州晝夜不息周間諜還者或云城已陷憲乃遣柱國越王盛大將軍尉遲迥開府宇文神舉等輕騎一萬夜至晉州憲進軍據蒙阮爲其後援知城未陷乃歸

涑川齊主圍晉州晉州樓堞皆盡短兵相接梁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猛齊奮號聲動天無不一當百齊兵少却乃令妻及軍人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自率師救晉州次于高顯令齊王憲先向晉州初齊恐周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庚戌周主帥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處分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思各思自厲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何所之齊主亦於塹北列陣申後齊人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齊主與淑妃奔高梁遂北馳軍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山積齊安德王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捋周主鬚而泣周主亦爲流涕欲班師士彥叩馬諫遂北攻晉陽

隋高祖仁壽四年秋高祖崩漢王諒鎮太原徵之不赴遂發兵反聞喜人叅軍王頰說諒直據京都兵曹裴文安說諒分遣羸兵屯守要路率其精銳直入蒲津京師震

擾兵不暇集旬日之間大事可定諒大悅於是遣諸將分道四出署文安爲柱國與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羃籬詐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旣不行文安退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薛粹爲絳州梁菩薩爲潞州韋道正爲韓州張伯英爲澤州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素夜至河際

収商賈船得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單貴敗走聃以城降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窮蹙降於素諒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周羅暉行晉絳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卒于師

煬帝大業十一年李淵爲山西河東慰撫大使擊龍門賊母端兒射七十發皆中賊敗去而斂其尸以築京觀盡得其箭於其尸

十二年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

令樊子蓋進討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爲盜其有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十二月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衆多降

十三年夏六月唐高祖起兵太原七月丙辰次靈石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卽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唐會天久雨糧且盡八月高祖謀欲還兵太原秦王世民諫曰義師爲天下起也宜直入咸

陽號令天下今還守一城是爲賊爾高祖不納世民哭於軍門高祖驚召問之對曰還則衆散於前而敵乘於後處亡須臾所以悲爾高祖悟曰起事者汝也成敗惟汝時左軍已先返卽與隴西公建成分追之夜半太宗失道入山谷棄其馬步行及其兵與俱還高祖乃將而前至霍邑宋老生不出世民從數騎傳其城舉鞭指麾若將圍之者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高祖使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高祖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高祖率建成居其東世民及柴紹居其南老

生兵薄東陣建成墜馬老生乘之高祖軍却世民自南
原馳坂分兵斷其軍爲二而出其陣後老生兵敗投塹
劉弘基就斬之日已暮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 丙戌
克臨汾辛卯克絳郡癸巳次龍門劉文靜康鞘利以突
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至高祖喜其來緩謂文靜曰吾
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隋驍
衛大將軍屈突通守河東絕津梁高祖欲先取京師恐
通騎其後猶豫未決裴寂說曰今通據蒲關未下而西
我腹背支敵敗之符也不若破通而後趨京秦王曰不

然兵尙權權利於速今乘機渡河以奪其心且關中羣
盜處處屯結疑力相仗易以招懷撫而有之衆附兵疆
何向不克通自守賊耳庸能患我一失其機勝負未可
知也河東戶曹任瓌亦勸高祖自梁山濟河鼓行而進
據永豐倉高祖留兵圍蒲自引軍而西唐兵濟河破隋
將桑顯和於飲馬泉通大懼乃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
蒲自引兵援長安唐呂紹宗韋義節等攻蒲不克十二
月屈突通軍敗降唐至城下呼堯君素君素曰公當爪
牙之寄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

國祚隆替懸之於公奈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公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爲木鷲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泓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監門直閣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唐又賜金券待以不歿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絃而倒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歲餘頗得外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絕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立其將王行本

唐高祖武德二年秋裴寂拒劉武周宋金剛至介休軍潰金剛攻晉州拔之執右驍衛將軍劉弘基進破澮州夏縣人呂崇茂殺其令自號魏王以應賊裴寂恇怯無將畧惟趣民入堡焚其積聚民驚擾愁怨悉起爲盜寂討

之爲所敗時王行本據蒲阪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高祖欲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高祖乃發關中兵使世民擊武周世民引兵自龍門渡屯栢壁與金剛相持民間聞世民來莫不歸附至者日多漸收其糧軍食以充大軍堅壁不戰賊勢日衰時永安王弇基與于筠獨孤懷恩唐儉等攻夏縣呂崇茂崇茂求救于金剛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虜弇

基等敬德等將還世民遣尙書殷開山等邀之于美良川大破之敬德復與尋相援王行本于蒲阪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要擊又大破之敬德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栢壁諸將咸請與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三年春正月行本糧盡援絕乃出降斬之高祖幸蒲津關世民自栢壁輕騎謁行在金剛遂圍絳州世民還屯金剛引退屢戰屢敗追及于雀鼠谷一

日八戰皆破之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敬德尋相降武周金剛俱奔突厥

唐肅宗至德二年春正月郭子儀平河東初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自潼關退保蒲津會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叅軍韓旻司士徐景及宗室子鋒在城中謀爲內應子儀引兵趣河東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走安邑安邑僞納之兵半入縣門發乾祐得脫身走發城北兵拒官軍子儀擊之斬首四千級遂平河東

寶應元年春二月絳州糧賜不充朔方行營都統李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又以國貞治軍嚴思郭子儀之寬突將王元振乘衆怨給曰具畚鍤以待役事衆皆怒夜燒牙門左右奔告請避之國貞曰被命爲將其可棄城乎固請乃逃獄中振引衆劫取之置食其前曰食是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修宅則無之軍食則屢奏而未報吾何所負衆服其言且引去元振曰都統不處吾曹殆矣遂害之并殺其二子及三大將

絳州諸軍剽掠不已時太原軍殺河東節度鄧景山朝廷

憂絳州與太原亂軍合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廷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卧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

代宗廣德二年春正月僕固懷恩反以郭子儀爲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爲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八人府中遂安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據溫誘回紇陷河陽魚朝恩遣李忠誠討瑒以霍文場監之王景岑討良王希遷監之敗瑒於萬泉生擒良

六月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自河中爲始乃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

吐蕃入寇郭子儀悉河中兵乘邊召王翊爲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務悍將凌正數干法不逞約其徒夜斬關逐翊翊覺之陰亂漏刻以差其期衆驚不敢發俄擒正誅之一軍惕息

大曆四年郭子儀鎮邠州檄嚴郢主留務河中士卒不樂戊邠多逃還郢取渠首尸之乃定

德宗興元元年三月李懷光奔河中懷光自以朱泚之亂千里赴難爲盧杞所排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襲之三令其衆衆不應皆曰

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問計于賓佐李景畧勸其取長安殺朱泚單騎詣行在闔晏等勸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今且往河中俟春裝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貴聽爾俘掠衆遂許之初李齊運爲河中尹李懷光入援晝夜馳及河中士罷困乃休三日齊運悉所賦勞軍牛酒豐甘人人喜悅及懷光反還守河中齊運棄城走秋七月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又宣言于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于是懷光左右發怒殺

巢父懷光不之止復治兵拒守八月詔馬燧爲河東保
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韓游瓌唐朝臣
合兵討之時賊黨要廷珍守晉毛朝敷守隰鄭抗守慈
燧移檄鏘諭皆以州降因拜燧晉絳慈隰節度使燧固
讓康日知且言因降受節度恐後有功者踵以爲利帝
嘉許籍府庫兵仗以授日知日知大喜過望燧乃率步
騎三萬次于絳畧定諸縣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玉遂圍
絳拔外郭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遣李自良定六縣
降其將辛旒收卒五千裨將谷秀違令掠士女斬以狗

與賊戰寶鼎射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級獲馬五百于
時連年旱蝗物貨翔踴中朝臣多請宥懷光者帝未決
李晟言赦懷光有五不可今河中米斗五百芻藁且罄
人餓殍墻壁間其大將殺戮幾盡圍之旬時力窮且潰
願無養腹心疾爲後憂臣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
以破賊馬燧亦言懷光反覆不可信河中近旬捨之屈
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自言之且得三
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瑊元光游瓌之兵合貞元
元年八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

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卽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進營焦籬堡堡將降餘戍望風遁去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河中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歿賊將牛名俊斷其首出降衆猶萬六千誅其黨閻晏孟寶張清吳罔等他脅附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

王重榮河中騎將也僖宗廣明元年冬黃巢入潼關分兵畧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于賊內憚重榮表以自副地邇京師賊調取橫數使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吏不堪命重榮脅說都曰所以詭謀紓難以外援未至今賊衰責日急又収吾兵以困我則亡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奔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滂間道慰其軍重榮遂主留後賊使健將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鄴率衆自華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勵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卽拜檢校工部尙書爲節度使

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執之中和二年賊使尙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十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沉于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有詔卽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巢喪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重榮兵亦歿耗相當懼

巢復振憂之與復光計遣使者與李克用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封瑯邪郡王光啓元年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請二池領屬鹽鐵佐軍食重榮不聽令孜徙重榮兗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處存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壁沙苑重榮詣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僞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玫帝數詔和解克用合河中兵戰沙

苑玫大敗奔邠州神策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而西天子走鳳翔俄嗣襄王愠僭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卽獻縑十萬願討玫自贖崇望還羣臣皆賀重榮遂斬愠長安復平然性悍酷多殺戮常辱部將常行儒行儒怨之光啓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旦殺之推立重盈重盈留長子珙領節度事入殺行儒軍復安昭宗乾寧二年重盈歿軍中以其兄重簡子珂出繼重榮故推爲留後

珙與弟絳州刺史瑤爭河中上言珂本家蒼頭請遷大臣鎮河中又與朱全忠書言之珂急乃遣使請婚於李克用克用薦之天子許嗣鎮然猶以崔胤爲河中節度使珙復構珂於王行瑜李茂貞行瑜等約韓建共薦珙詔曰吾已授珂矣重榮有大功不可廢行瑜怒使其弟行約攻珂克用遣李嗣昭援之敗珙於猗氏獲其將李璠三鎮銜帝之却其請也連兵犯京師謀廢帝誅執政而立吉王固請授珙河中克用聞之怒以師討三鎮璠珙兵引去克用拔絳州斬瑤而屯渭北敗行約於朝邑

行約走京師與李繼鵬作亂上如石門鎮克用遣使者
奔問行在帝因詔克用珂以兵趨新平又詔涇州張鐸
會克用軍以扼岐陽詔削行瑜官爵以克用爲邠寧四
面行營都招討使珂爲糧料使克用遣子存貞請天子
還宮詔以騎三千戍三橋帝旣還加珂檢校司空爲節
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迎太原以李嗣昭助守河中
因攻珙珙戰數北光化二年爲部將李璠所殺自爲留
後詔代珙節度又失衆凡五月爲牙將朱簡所殺挈其
地入朱全忠表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更名友
謙始全忠擊楊行密不能克諷荆襄青徐等道請已爲
都統以討行密帝依違未報而珂與太原鎮定等道亦
請加行密都統以討全忠由是兩罷之全忠怨珂不忘
也帝爲劉季述所廢珂憤見言色屢陳討賊謀旣反正
首獻方物帝甚倚之而全忠以克用方彊不敢加兵及
王鎔誦服拔定州而克用兵折乃謂其將張存敬曰珂
恃太原侮慢我爾持一繩縛之存敬以兵數萬度河由
含山襲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刺史張漢瑜皆降以何
綢戍之進攻珂全忠率師繼進卽劾珂交構克用爲方

鎮生事不可赦珂乞師太原爲網所迤不能進珂潛具舟將遁夜諭守兵無肯爲用者乃執太原諸將并奉節印內存敬軍存敬解圍戍以兵全忠自洛至全忠王出也始背賊事重榮約爲甥舅德其全已指日月曰我得志凡氏王者皆事之至是珂出迎握手泣下駢轡以入居旬日以存敬守河中舉珂室徙于汴後令入覲遣人賊之於華州自重榮傳珂凡二十年

文德元年春河陽節度使李罕之攻絳州降之進攻晉州河中王重盈密結河南尹張全義圖之全義潛師襲河陽罕之奔澤州專以寇鈔爲事懷孟晉絳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烟火者殆將十年

昭宗太順元年夏四月以張濬爲招討制置使討李克用濬會諸道兵于晉州冬十月官軍出陰地關克用遣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其營存孝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靖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靖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度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存孝

攻晉州三日語其衆曰張濟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退五十里而軍濟建乃得遁去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

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晉李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梁軍二年春嗣昭復取汾州斬瑋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是歲梁兵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氏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

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為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為有伏兵乃退全忠遣友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退屯蒲縣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為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解去周德威李嗣昭

復取汾慈隰

梁徐懷玉敗晉兵于洪洞 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劉知俊楊師厚敗之于蒙阮

天祐元年春正月朱全忠引兵屯河中表請遷都上發長安夏四月至洛陽六月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

天祐九年

梁乾化二年

梁朱友珪弒梁主晃使召朱友謙于河中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勅將康懷英等兵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以救之遇懷英于解縣

大敗之追至白逕嶺夜秉炬擊之懷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會晉王于猗氏友謙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冀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末帝卽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亦附于晉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春潞王從珂爲河中節度與安重誨有隙重誨矯上命諭河中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詰之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使宣請爲入朝耳從珂止于虞鄉以聞上以問重誨對曰此奸人妄言耳宜速討之

上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等將兵討之令必生致彥溫吾欲面訊之自通拔河中斬彥溫上甚怒自通召從珂還京師居之清化里第安重誨請加罪上曰朕昔爲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今爲天子曾不能庇之耶以索自通鎮河中自通承重誨旨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爲從珂私造賴王德妃保護得免

晉高祖天福元年晉州軍亂逐其守將高漢筠

十二年後漢高祖發太原出晉絳絳州刺史李從朗拒命遣兵攻之未下親至城下諭之從朗乃降上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母得入

漢隱帝乾祐元年春三月護國節度使李守貞以河中反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爲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總倫以方術陰干守貞爲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爲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王峻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

守貞爲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綰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守貞先敗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兵屈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不若且設長圍

而守之乃與諸將分爲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兵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擒其將魏延朗王繼勳率其衆千餘人來降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爲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召總倫問以濟否總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侯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爲然嘗會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

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其後遣使收瘞河中死者遺骸
時有僧已瘞二十萬矣

北漢乾祐四年
後周廣順元年

冬十月契丹遣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

北漢兵伐周北漢主自將兵二萬攻晉州三面置寨晝
夜攻之王萬敢史彥超拒之周主以王峻爲行營都部
署救晉州得以便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詔自烏嶺
出絳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十二月太祖遣使者翟
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
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

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卽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
加之豈宜輕舉而兖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
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
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
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阮峻喜謂
其屬曰蒙阮晉絳之險也旻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
知其必敗也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軍乏食契丹思歸
峻軍去晉州一舍北漢主聞周兵大至卽解去諸軍皆
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之不及而還 是

時周解暉率敢死士三十餘夜入契丹帳殺獲甚衆王彥超以騎兵追至霍邑北漢兵步騎墮崖谷死者甚衆周主命四路進兵畧地太原鄭州刺史孫延進絳州刺史沈繼深通事舍人王睿等師出陰地以李謙溥爲先鋒會霍邑謙溥因畫攻取之策繼深等共沮之延進不能用軍還出白壁關次谷口謙溥語諸將曰王師深入敵境今旣退軍彼必乘我諸君當備之諸將不答謙溥獨令所部擐甲俄追騎果至延進等倉皇走谷中獨謙溥麾兵拒之并人引退

周世宗顯德五年春隰州刺史孫義卒時世宗親征淮南李謙溥謂節帥楊廷璋曰大寧咽喉要地不可闕守且車駕出征若俟報則孤城陷矣廷璋卽署謙溥權隰州事至郡亟命浚城隍嚴兵備凡八日并人果以數千騎來寇時盛暑謙溥單衣持扇從二小吏登城徐步按視戰具并人退舍後旬餘大發衝車攻城謙溥募敢死士得百餘人短兵堅甲銜枚夜縋出城會廷璋兵至合勢夾攻掩其不及并人大擾悉衆遁去追北數十里

宋欽宗靖康元年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

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

秋七月都統制張思正等與金人戰諸軍皆潰于是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 太原不守張思正給云出戰遂率張灝李宗奔慈隰於是人無固志

十一月遣聶昌如河東粘沒喝軍許盡割兩河地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爲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閉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州鈐轄趙子清麾衆害昌抉其目而嚮之

金人再犯京師永興帥范致虛率諸軍繇滑澠入援郭忠孝曰金人深入而河東無守備願分兵走太行扼其歸路彼必來戰城下之圍可緩致虛以爲然檄河中守席益馮翊守唐重與忠孝同出河東爲牽制之舉大軍盡出函谷忠孝獨以蒲解軍三千至猗氏遇金人破之踰絳州破太平砦斬首數百級攻平陽入其郭會大軍失利滑澠間乃引還

高宗建炎元年金婁室率師趨陝津攻河東郡縣之未下者習古遷桑衮破陝之散卒于平陸西北活女別勝于平陸婁室破蒲解之軍二萬盡覆之安邑解州皆降遂

克河中府降絳慈隰石等州河中守臣席益遁去郝仲連時權府事金將婁室以重兵壓城仲連率衆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城陷不屈及其子皆遇害

十二月婁室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水過陷同華二州

二年夏五月金婁室自長安大掠而東時絳州猶固守婁室還軍陷之

十一月金人寇晉寧軍三年二月城陷徐徽言死之先是

金人圍太原分兵絕饗道自隰石以北命令不通者累月徽言以三十人渡河一戰破之遷武經郎知晉寧軍兼嵐石路沿邊安撫使欽宗割兩河以紓禍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金人所劫以便宜割河西三州隸西夏晉寧軍民大恐曰棄麟府豐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矯詔耳三郡在河西設有詔猶當執奏况無之耶遂率兵復取三州夏人所置守長皆出降徽言慰遣之又并取嵐石等州教戈船卒乘羊皮渾脫亂流以掩敵金人益備克胡砦吳堡津遣守領爲九州都統與

晉寧對壘徽言出奇兵襲逐之時河東郡縣淪沒遺民日俟王師之至徽言陰結汾晉土豪數十萬約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世襲條其事以聞俟報可卽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鴈門留兵戍守且曰定全晉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克復奏上詔徽言聽王庶節制議遂格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圍之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攻金及可求降金金婁室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婁室之子當是時環河東皆已陷

獨晉寧屹然孤墉橫當強敵徽言堅壁持久撫摩疲傷遣汲人洄河召民之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金人鏖河上大小數十戰所俘殺過當晉寧號天下險徽言廣外城東壓河下塹深不測譙堞雄固備械甚整命諸將畫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以勁兵往來爲游援金進攻數敗不得志圍之益急晉寧俗不井飲寄汲于河金人載芟石湮壅交流城中水乏絕儲侍寢鏊鎧仗空敝人人惴憂知殞亡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枵餓傷夷之餘哀折槩斷必以死固守旣自度不支取砲機

篋格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一夕裨校李位石斌繫帛書飛笥上陰約婁室啓外郭納金兵徽言與太原路兵馬都監孫昂決戰鬥中所格殺甚衆退嬰牙城以守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金兵至挾徽言以去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被害

李彥仙爲石壕尉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柵中條諸山旁郡邑皆響附分遣邵雲等下絳解諸邑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聞上謂輔臣曰近

知彥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朕喜而不寐卽命知陝州兼安撫使彥仙蒐軍實增裨濟湟益爲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城俱存亡聞者感服邵興在神稷山以其衆來願受節制彥仙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後賴其力建炎三年婁室悉兵自蒲解大入彥仙伏兵中條山擊之金兵大潰婁室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卽遣人詣宣撫使張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卽空城渡河北趨晉絳并汾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繇嵐石西渡河道鄜延以歸浚貽書勸

平陽府志 卷之三十四
彦仙空城清野據險保聚俟隙而動彦仙不從四年婁
室陷陝州彦仙投河死

建炎四年八月知虢州邵興遣統制閻興及金人戰于解
州東屢破之

翟興授河東北路軍馬使徧檄山砦由是汾澤潞懷衛開
山砦首領皆應命復陽城縣乘勝取絳之垣曲進至米
糧川

紹興五年岳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
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
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
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
軍會 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云李進董榮
牛顯張峪等破金人於垣曲

金宣宗貞祐元年十二月元兵大掠平陽太原之間

三年四月知平陽府事胥鼎建言利害十三事若積軍儲
備黃河選官讞獄簡將練卒鈔法版籍之類上頗採用
焉又言平陽歲再被兵人戶散亡樓櫓修繕未完衣甲
器械極少庾廩無兩月食夏田已爲兵蹂復不雨秋種

未下雖有復業殘民皆老幼莫能耕種豈足徵求比聞
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深入平陽絳解河中遂抵
河南戰禦有期儲積未備不速措置實關社稷生靈大
計七月就拜本路宣撫使兼前職朝廷欲起代州戍兵
五千鼎上言嶺外軍已皆南徙代爲邊要正宜益兵保
守今更損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陽以代爲藩籬
豈可撤去尙書省奏宜如所請詔從之又言近聞朝廷
令臣清野切謂臣所部乃河東南路太原則北路也大
兵若來必始於北故清野當先北而後南况北路禾稼

早熟其野旣清兵無所掠則勢當自止不然南路雖清
而穀草委積於北是資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
宣撫司矣乞更詔諭之四年正月元兵畧霍吉陽三州
已而步騎六萬圍平陽急攻者十餘日鼎遣兵屢却之
且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賞預張文勝招還脅從人七千
有奇續至者又六千餘俱令復業竊謂凡被俘未歸者
更宜多方招誘已歸者所居從便優加存恤無致失所
制可時河南粟麥不令興販渡河鼎上言曰河東多山
險平時地利不遺夏秋薦熟猶常藉陝西河南通販物

料况今累值兵戎農民寢少且無雨雪闕食爲甚又解州兵屯數多糧儲僅及一月伏見陝州大陽渡河中大慶渡皆邀阻粟麥不令過河臣恐軍民不安或生內患伏望朝廷聽其輸販以紓解州之急從之又言霍州回牛鳳棲嶺諸隘戎卒幾四千人今兵旣去而農事方興臣乞量留偵候餘悉遣歸有警復徵旣休民力且省縣官萬一兵來亦足禦邊舉一事而獲二利臣敢以爲請詔趨行之又言近偵知北兵駐同耀竊慮梗吾東西往來之路遂委河中經畧使陀滿胡土門領軍赴援今兵勢

將叩關矣前此臣嘗奏聞北兵非止欲攻河東陝西必將進取河南雖已移文陝州行院及陝西鄰境俱令設備恐未卽遵行乞詔河南行院統軍司議所以禦備之策上以示尙書省宰臣奏兵已踰關惟宜嚴責所遣帥臣趨迎擊之乃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旣而鼎聞大兵已越關乃急上章曰臣已奉詔先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領軍一萬孟州經畧使徒單百家領兵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臣將親率平陽精兵直抵京師與王師相合又奏曰京師去平陽千五百餘

里儻俟朝廷之命方圖入援須三旬而後能至得無失其機耶臣已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詔樞府督軍應之初鼎以將率兵赴援京師奏乞委知平陽事王質權元帥左監軍同知府事完顏僧家奴權右監軍以鎮守河東從之未幾鼎拜尙書左丞兼樞密副使還守平陽是時元兵已過陝州自關以西皆列營柵亘數十里鼎慮近薄京畿遂以河東南路懷孟諸兵合萬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遙授河中府判官僕散掃吾出領軍趨陝西併力禦之且慮北兵扼河移檄絳解吉陽孟州經畧司相與會兵以爲夾攻之勢已而北兵果由三門集津北渡還至平陽鼎遣兵拒戰不利乃去

從坦宗室子貞祐二年充宣差都提控安撫山西軍民應援中都上書曰絳解二州僅能城守而村落之民皆嘗被兵重以連歲不登人多艱食皆恃鹽布易米今大陽等渡乃不許粟麥過河願罷其禁官稅十三則公私皆濟矣又曰絳解河中必爭之地惟命寶昌節度使從宜規畫鹽池之利以實二州則民受其利兵可以強矣又曰中條之南垣曲平陸芮城虞鄉河東之形勢陝洛之

襟喉也可分陝州步騎萬二千人爲一提控四都統分
戍四縣此萬全之策也又曰平陸產鉛鐵若以鹽易米
募工鍊冶可以廣財用備戎器小民傭力爲食可以息
盜

興定二年石州賊馮天羽爲亂詔國史院編修官馬季良
往招之其黨安國用等詣季良降者五千餘人季良分
其衆于絳霍間

十月都提控從坦上言太原已破行及平陽河東郡縣皆
不守大抵屯兵少援兵不至故耳行省兵不滿六千平

陽河東之根本河南之藩籬也乞併懷孟衛州之兵以
實潞州調澤州沁水端氏高平諸兵並山爲營爲平陽
聲援惟祈聖斷以救倒懸之急是月壬子元木華黎攻
平陽行省叅政李革守平陽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
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遂自殺提控郭用戰於
城北濠垣被執不屈而歿癸丑城破從坦自殺

三年金復取平陽同知平陽府事胡天作言汾路皆置帥
府平陽大鎮今稍完復所管州縣不下十萬戶復業者
相繼不絕其過汾路遠甚宜一體置之是時晉安嵐州

平陽府志 卷之三十一 四
皆有帥府乃以天作充便宜招撫使權元帥左都監四年封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隸焉天作請以晉安府之翼城縣爲翼州以垣曲絳縣隸焉置平水縣于汾河之西朝廷皆從之初軒成本隸程琢麾下琢處成率衆保隰州以爲同知隰州軍州事兼提控軍馬成增繕器甲招納亡命頗有他志是時隰州方用兵未可制天作請增置要害州縣以分其勢隰州之境蒲縣最居其衝可改爲州隰州之件城鎮可改爲縣選官守備詔升蒲縣爲蒲州以大寧縣隸之件城鎮爲件城縣天作守

平陽凡四年屢有功

木華黎克吉隰等州進攻絳州拔其城屠之 時論欲徙聞喜民實天成劉伯林以北地喪亂人艱於食力爭而止之

四年十月元兵至霍州刺史移刺阿里合被執誘使降阿里合曰吾有死無貳叱使跪但向闕而立于是叢矢射殺之寶昌軍節度副使孔祖湯不屈死霍邑人賈邦憲自刎

五年五月完顏賽不奉詔引兵救河東戰屢捷復晉安平

平陽府志 卷之三十四
陽二城監察御史言其不能檢束士衆縱之擄畧請正其罪上以有功詔勿問

冬金復取隰州以軒成爲經畧使元兵于是由丹州渡河圍隰克之留合丑統蒙古軍鎮石隰間

元光元年五月完顏合達上言頃河中安撫司報北將按察兒率兵入隰吉翼州寢及榮解之境今時已暑猶無回意蓋將蹂吾禾麥儻如此則河東之土非吾有也又河南陝西調度仰給解鹽今正漉鹽之時而敵擾之將失其利乞速濟師臣已擬分兵二萬與平陽上黨晉陽

三公府兵同力禦之竊見河中榮解司縣官與軍民多不相諳守禦之間或失事機乞從舊法凡司縣官使兼軍民庶幾上下相得易以集事又言鹽利今方敵兵迫境不厚以分人孰肯冒險而取之若自輸運者十與其八則人爭赴以濟國用從之

十月元木華黎入霍邑山堡遷其人于趙城薄青龍堡詔遣古里甲石倫會張開郭文振兵救之次彈平寨東三十里不得進知府事木虎忽失來總領提控王和各以兵降元臨城索其妻子兵民皆潰執胡天作出天作降

元木華黎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僑治吉州事
木華黎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陞崖已從之
皆歿木華黎至絳州拔榮州胡瓶堡所至望風歸附河
中久爲金有至是復來歸木華黎召石天應謂曰蒲爲
河東要害我擇守者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河東南北
路陝右關西行臺平陽李守忠太原攸哈剌拔都隰州
田雄並受節制命天應造浮梁以濟歸師
侯小叔河東縣人爲河津水手元光元年遷河中府判官
權河東南路安撫副使小叔盡護農民入城以家財賞

戰士河中圍解遷治中安撫如故樞密院奏小叔才能
可用權位輕不足以威衆乞假符節十二月詔權元帥
左都監便宜從事提控吳德說小叔出降叱出斬之表
兄張先從容言大兵勢重可出降以保妻子小叔怒謂
先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謂出降縛先於柱而殺之
飯僧祭葬以盡戚黨之禮頃之樞密院遣都監訛論與
小叔議兵事小叔出城與訛論會元石天應乘之取河
中府作浮橋通陝西小叔駐樂李山寨衆兵畢會夜半
坎城以登焚樓櫓火照城中天應大驚不知所爲盡棄

輜重牌印馬牛雜畜成于雙市門小叔燒絕浮橋撫定其衆遷昭毅大將軍遙授孟州防禦使同知府事監軍安撫如故二年正月元軍騎十萬圍河中總帥訛可遣提控孫昌率兵五千樞密副使完顏塞不遣李仁智率兵三千俱救河中小叔期以夜中鳴鉦內外相應及期小叔出兵戰昌仁智不敢動小叔歛衆入城圍益急衆議出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密遣經歷官張思祖潰圍出奔告于汴京明日城破小叔歿

初宣宗議遷都朝臣謂可遷河中河中背負關陝五路士

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臺以爲右翼前有絳陽平陽太原三大鎮敵兵不敢輕入應三鎮郡縣之民皆聚之山寨敵至則爲晝攻夜劫之計屯重軍中條則行在有萬全之固矣主議者以河中在河朔又無官室不及汴梁議遂寢宣宗旣遷河南三二年之後詔元帥都監內族阿祿帶行帥府事阿祿帶惟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爲浚築之計未幾絳州破阿祿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祿帶遂棄河中燒民戶官府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

家基本所在棄之爲失策設爲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
我不得專恃矣宣宗悔悟繫阿祿帶同州獄累命完復
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破

二年春木華黎師還蒲津浮梁未成顧諸將曰橋未畢工
安可坐待乎復攻下河西堡寨十餘三月渡河還聞喜
縣疾篤召其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掇甲執銳
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
勉之言訖而卒

夏四月元達兒解按察兒攻河東張開遣禹顯扼龍瀦谷
夾攻敗之擒元帥韓光國獲輜重甲仗甚衆追至祁縣
而還所歷州縣悉復之七月遣兵守衛解鹽池

哀宗正大三年八月金移剌蒲阿復曲沃及晉安

四年二月金蒲阿牙吾塔復平陽執知府李七斤獲馬八
千

四月金紇石烈真襲擊元招討使權國王按察兒於洪洞
李守忠出援之會於高粱師潰入城元平陽副帥夾谷
常德潛獻東門以納金兵城遂陷執守忠至汴守忠語
惡置鐵籠中火炙死守忠兄伯溫鎮青龍堡知平陽已

陷弟守忠被執選驍勇拒守久之金人盡銳來攻守卒夜多遁去李成開水門導金兵入伯溫以刃植柱刺心而灰子守正後爲平陽守活俘虜甚衆

三月以銀贖平陽虜獲男女分賜官軍者聽自便

八年九月元主自將攻河中河中告急金合打蒲阿遣王敢率步兵一萬救之十二月河中破初金河中守將草火訛可板子訛可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守之元兵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至十一月攻愈急自王敢兵至軍士殊死鬪日夜不休西北

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盡城陷草火訛可戰數十合始被擒尋殺之板子訛可提敗卒三千奪船走北兵追及鼓噪北岸上矢石如雨至潼關遂入閩鄉尋有詔赦將佐以下責板子訛可以不能死車載入陝州決杖二百

元仁宗延祐三年武宗之子周王和世疎出鎮雲南次延安其臣秃忽魯武宗舊臣釐日教化等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旨由讒構使然請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遂與陝西丞相阿思罕平章塔

察兒西臺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知河中府劉天孚視事始兩月事起不虞達魯花赤朶兒只趨晉寧告亂天孚日夜治戰守具選丁壯分守要害令河東縣達魯花赤脫因都守大慶關津口盡收船舫東岸令判官孫伯帖木兒守汾陰推官程謙守禹門河東縣尹王文義守風陵等渡阿思罕軍列柵河西岸使來索舟天孚度不能拒凡八遣人至晉寧乞援兵不報居七日阿思罕縛筏河上欲縱火屠城同知府事鐵哥與河東廉訪副使明安答見事急且患

城中人偪乃詣阿思罕軍阿思罕囚之而斂船濟兵兵既入城阿思罕以扼河渡鎖舟楫爲天孚罪欲脅使附已方坐府治號令諸軍天孚投水歿已而塔察兒脫歡背約襲殺阿思罕教化于河中周王遂居漠北

文宗天曆元年文宗襲帝位上都立泰定帝之子爲帝諸王血刺台等兵南向使者願詔至陝西省臣臺臣執之送上都九月于隰州之烏門關吉州之馬頭秦玉嶺二關靈石縣之陰地關皆令穿塹壘石以爲固調丁壯守之陝西兵入河中府劫行用庫鈔萬八千錠殺同知

府事不倫禿 陝西行臺也先帖木兒引兵從太慶關
渡河擒河中府官殺之

順帝至正十六年賊西陷陝州斷殺函勢欲趨秦晉知樞
密院事答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帖木兒與
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卽鼓行而西夜拔殺陵拔
靈寶賊卽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追襲之
賊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津赴水死者甚衆相持數月
賊勢窮皆遁潰

十八年三月癸卯賊王士誠由絳州垣曲襲晉寧路城陷
總管杜賽因不花死之甲辰察罕遣賽因赤等復晉寧
路是時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
代郡烽火數千里且南還察罕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
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
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

二十八年二月擴廓帖木兒退守平陽擴廓乃察罕之甥
自幼養以爲子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所定而答失八
都魯之子曰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因欲並據晉冀遂
至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之終不聽察罕旣沒擴廓與

孛羅相持不可解孛羅兵逼京師太子奔太原與擴廓
大舉討逆孛羅伏誅擴廓從太子還京太子欲脅帝禪
位擴廓知其意將至京卽散遣其軍太子銜之二十七
年八月帝命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分命擴廓以其兵
蕭清江淮擴廓不受詔于是貊高關係等皆叛關係自
察罕起兵以來卽爲將勇寇諸將貊高善論兵尤爲察
罕所信任至是皆叛之詔削奪擴廓爵邑令諸軍共誅
之擴廓退守平陽七月貊高關係進攻平陽勢甚振數
請戰擴廓不應或師出卽退一日諜知貊高分軍掠祁

縣卽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衆關係貊高皆被
擒詔關係貊高間諜構兵可依軍法處治皆殺之是時
明兵已定山東河洛閏七月詔擴廓仍前河南王以兵
南討擴廓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元軍事已不
可爲矣

明太祖洪武元年十二月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克
太原遣傅友德薛顯平石州霍絳猗氏平陽等處皆平
都督康茂才率兵取河中府元平章呂德楊晟棄城西遁
正德五年流賊突犯翼城前哨至蒙城距運城百餘里居

人洶洶時承平日久城垣傾圮無守禦之具鹽院胡倉卒集民丁萬餘晝夜修築五日城完賊亦引去後獲奸細黃狗子知賊首齊彥明等欲劫運城聞城中已有備賊乃散

六年夏五月山東流賊楊虎等作亂入山西界攻翼城不能克掠北關而去其前哨三人至洪洞城南有邊商者射之斃一人其二人遂退明日賊衆至距城半里許徑北去疑城中爲之備也破趙城攻霍州不能克至靈石官民棄城潰散賊大肆焚掠滿城盡爲灰燼

嘉靖十一年秋七月賊三十七騎至靈石縣北各村搶掠人畜甚衆

十二年翼城白蓮妖人周朝董真等自稱彌勒佛以幻術煽惑愚民八月謀爲亂夜率其黨數百人燒毀縣署比曉就擒盡殲之

四十一年靈石東山強賊楊甫因年荒聚衆劫掠殺楊千戶居民大被其害年餘始平

隆慶元年秋九月北兵南下夜至靈石縣燒燬各鎮店房屋數千間殺擄男婦四千餘口至霍州郭家溝南焚屠

甚慘

萬曆三十九年猗子百餘騎突至萬泉縣知縣呼延楫督民壯捕之賊遁去

天啓三年叛兵八十餘人突至岳陽劫掠北鄉 賊掠霍

州

崇禎元年陝西賊王家翁等始於河曲保德延及隰州

二年陝西賊至隰州瓦窰舖住經宿次日南行是時僅搶

奪頭畜未敢攻城殺人 臨汾東西山盜起河西一帶

殺擄無虛日時郡城無兵衛指揮王章率武生快壯衛

軍征勦不克臨汾令周文斗守禦甚嚴盜不能犯賊號

番山鷄者東掠喬村鎮由岳陽至沁源

三年四月陝西賊王家翁破蒲縣生員曹爾奇拒之陷于

賊 五月陝西賊扒山虎領賊五百餘人破永和殺官

兵李如栢等 賊王家翁偪蒲州守道焦源溥簡鄉勇

五百人前後十餘戰斬賊首五閻王九條龍賊憚之不

敢窺蒲 秦賊犯河津縣樊村樓里等鎮 秦賊自豁

都峪出焚掠太平各鄉直薄城下知縣魏公韓親操火

器禦之創建磚城始此 十一月賊李興仁八十餘人

假作香客自濟源至垣曲典史馬鳴陞率鄉勇普衛等禦之于村東澗河普衛殞之

四年五月陝西賊王家循賊衆萬餘自北來掠靈石各村烟火幾絕 王家循迫郡城叅將李淮出戰失利巡道呂遜嚴兵拒守巡撫宋統殷督兵臨城下賊走翼城

總兵曹文詔斬王家循回至垣曲縣臯落鞍子嶺與邵陵僧兵相遇彼此疑爲賊互戰久之乃解 流賊點燈子自陝西渡河人馬無數總兵曹文詔襲其後一戰于金定支村再戰于百家原復戰于明山斬點燈子餘黨

潰散賊掠絳縣 七月賊自陽城至垣曲縣北山退阪等莊知縣段自弘拒之爲賊所敗 十一月陝西賊趙四兒渡禹門冷橋掠河津臨晉萬泉猗氏等處焚殺無數

五年流寇盤踞岳陽山中者三年各鄉殺掠幾盡 七月闖賊李自成八大王老狷紫金梁翻山鷓等寇掠蒲縣攻城三晝夜不克是夜賊令精銳三百人襲大寧三更城陷八月自大寧襲隰州守備高逸開北門逃去知州楊偉拒守射傷賊甚多矢盡墜東城下賊住城中三

日燒州署民房民處者以萬計城內幾空 賊據平陸
東山 十二月賊紫金梁老猗猗蝎子快等數十萬衆
自陽城至垣曲據瞽塚劉村塏坂陳王二十餘村劉村
省祭官周得英率鄉勇把守北山隘口爲賊所執不屈
而處陳村生員趙一脉處之脉父趙知已全家被害賊
掃地王一斗穀混天王自絳縣來據劉張阜落二十餘
村陽和總兵尤世祿兵至斬賊三百餘級賊潰東走
賊據霍州東山 賊紫金梁等掠浮山
六年正月賊掠垣曲縣趙家坡望仙莊等村義兵郭可充

郭立澤等處之 二月賊掠垣曲縣南山胡家峪等村
典史秦宗文率鄉勇劉俊民等追之聞喜縣石峽斬賊
二十一級賊給官兵入谷口夜半賊自後截殺矢石如
雨宗文俊民等處之 賊萬餘自絳縣掠垣曲縣北邢
馬南牟等處焚掠西北二關而去 三月賊五千餘自
平陸至垣曲掠王家嶺一帶守道葉廷柱檄都司蔣守
備閻振國領兵擊之斬賊一百三十餘級賊敗走 四
月賊數萬屯垣曲瞽塚等村叅將戚斬賊四十餘級賊
驚走 七月賊數十萬餘自濟源至垣曲自城以外皆

爲賊所據殺掠更慘石家村生員石鳴珂被執不屈
之賊攻城七晝夜知縣段自宏同紳衿固守總兵曹文
詔統大兵至臯落鎮殺賊五十餘級圍始得解 十一
月賊數十萬又自濟源至垣曲適黃河水凍賊遂南渡
月餘方盡 賊二郎神顯道神等焚掠郡西州縣總兵
曹督兵征勦叅將虎大威率主兵駐郡城叅將賀人龍
率客兵駐東關宗紳士庶挨戶助糧嗣賀兵隨總督陳
奇瑜征秦豫虎大威力戰破賊遂解汾西之圍二郎神
等爲官兵所殺 賊八大王張憲忠老猗猗等衆數十

萬掠靈石 蒲縣土賊張喜春豐二豐三等盤踞東川

一帶百有餘里虎大威勦之不能克兩年後始就招安

七年垣曲屢被寇掠民不聊生三月間饑民千餘嘯聚六

郎寨至頭山四出搶劫知縣段自宏同范中軍督官兵

鄉勇攻破賊寨殺首惡孫守備吳金富其餘招撫歸農

八月北山餘孽出沒無常都司薛敏忠斬賊三十七級

餘黨遠遁西路得通 隰州水頭等處流寇土賊各據

村寨賀人龍虎大威等勦滅之 賊八大王等掠靈石

八年流賊千餘自絳縣至垣曲攻破馬村堡叅將虎大威

追至瞽塚村斬一百七十級賊首二郎神混天王及賊二百餘人勢窮請降大威受之巡撫吳密檄大威除之大威至翼城設計悉斬之 岳陽流賊渡河而南餘賊猶據山中時出搶掠丙子丁丑戊寅間甚爲民害

九年垣曲鄉官石鳳臺招安瞽塚山賊數百人

鳳臺陽城人

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夜半平陽營兵作亂叅將趙民懷不能戢巡道楊景明招降之斬首惡數人 四月流寇自西北至郡城擾土門田村等處趙民懷迎擊于金圪窩大敗之斬首百二十級賊走陝西

十三年饑民數千自陽城至垣曲搶掠各村遊擊柳如金迎擊之賊散去

十五年春流寇復熾巡道朱之馮創建敵臺設常平倉以三千金糴粟備賑知府左其人勸民積粟儲餉之馮復招募新兵委衛官李承金訓練四月平陽營奉調援汴至沁水兵噪而歸之馮招安之斬叛首李胡等二十餘人事聞詔誅千總宋聶子

十六年二月賀人龍伏誅兵譁于潞安叅軍魏鎮虎見殺賊直抵平陽東北喬村鎮城守戒嚴遊擊柳同春迎敵

斬二偵賊會軍門差官撫之遂降駐金店鎮搶掠如故
知縣劉達練鄉兵以備之四月闖賊陷西安晉撫蔡懋
德親臨蒲州置防河兵歸至平陽於河東書院立干城
社聘舉人桑拱陽爲社正生員李延秀爲社副令生員
張中蘊劉振聲等招集義勇俠士百餘人教習騎射時
曲沃賈漢復亦立社保障爲守禦計 十月闖賊破潼
關陷西安十二月分遣賊衆履冰渡河破吉州鄉寧等
處賊將白鳩鶴李友自榮河竊渡二十五日闖賊行僞
牌至平陽府廵道李士焜碎之斬其使夜四更營兵奪

北門而逃是日襲陷蒲州剽掠十餘日蒲紳楊進以炮
烙處又遣各僞官防禦使府尹州牧縣令于正月初旬
渡河徑赴州縣上任原任官或聞風逃遁或繳印投降
安邑縣房之屏霍州判官侯鼎祿拒不納城陷俱處之
十七年正月十六日李自成至蒲州蒲紳樊邦正相希尹
張慶鯉不屈被害自成十八日至猗氏十九日至聞喜
二十日至絳州二十一日至曲沃二十三日平陽知
府張隣迎降留五日而北歷洪洞趙城霍州靈石至汾
州到處毒刑宗室縉紳故宦子弟富衿百姓迫輸助餉

寬號之聲不忍見聞至二月又令百姓運解米豆草束
往蒲州猗氏臨晉聞喜四處交納米豆每石幫銀四兩
草每束幫銀一錢至七月又派徵鋼布翎毛等物每鋼
一兩價銀一錢酷刑拷掠無所不至 臨晉無賴勾引
運城防兵焚南門而入搶掠一空

國朝順治元年五月李自成從北敗歸至平陽府殺其僞
防禦使張爌遣綿侯袁以兵萬人屯挂甲莊而去僞府
尹張翁昌供億之九月僞衛山伯又至駐明宗藩高平
府殺戮無筭道路以目聞

大清兵至遂殺故西河王新甄賊衆走西安十月初一日
蒲州僞守將暨僞防禦使吳養德僞州牧劉修道棄城
而去各州縣僞官俱遁

大清兵至黑龍關吉州僞知州潛逃餘黨尙住州境房屋
焚毀大半 闖逆敗歸餘賊在河津者攻破故鎮樊村
諸堡處者枕藉婦女不從賊處者各堡井皆滿

大清兵駐懷慶遣賈得勝署垣曲士民聞得勝至將僞官
麻紹繫獄中紹密使人往曲沃請賊兵賊數萬忽至攻
破縣城殺傷男婦萬人

三年七月垣曲賊張五王小溪等千餘人作亂副將程遊擊蕭勦平之

四年五月垣曲邪教高飛凌尙萬等據石寨作亂平路各營勦平之

六年大同總兵姜瓖叛姜瓖榆林人世爲明將崇禎間瓖鎮守大同降李自成復歸順

國朝仍命爲大同總兵內懷反側漸謀不軌伺巡撫司道府縣出東門閱糧遂閉門謀逆分遣賊首平德攻平陽府不克虞厚封汝宦陷蒲州知州錢瀉裕遊擊武韜守

備許世德歿之陷夏縣知縣劉之屏歿之州縣或逃或降固守者郡城及翼城絳州而已 陝西武弁王老虎

據延安應姜瓖渡河攻汾州拔之五月遂圍平陽攻七晝夜巡道王無黨知府徐來麟副將范承宗嬰城固守突出銳師擒賊劉光明斬之一夕賊昇雲梯過濠謀登城敵臺中矢砲交發賊兵稍却及大兵至始解圍潰走官兵追擊之斬叛首劉四享于峪口村餘寇悉散未幾復嘯聚郡南尋圍翼城不克轉破曲沃劫明故相李建泰遂陷太平多羅王悉力攻之賊勢蹙乃降建泰見殺

于郡城 靈石縣侯和尚等據抱腹巖爲亂 賊陷絳

縣教諭崔珩投井歿六月賊郭中傑張五等自絳縣至

垣曲知縣李榮宗訓導黃縉典史周茂覺歿之 陝西

賊龐武生等陷永和典史鍾夢豹歿之 隰州水頭鎮

土賊王登憲永和賊衛敏蒲縣賊劉嗣向陷吉州隰州

蒲縣永和等處往來劫掠幾及一年 八月大同人斬

姜瓖降

王師南下陝西總督孟喬芳率滿漢官兵恢復蒲州上下

夾攻所陷州縣次第收復土賊亦各勦平而全省民人

婦女房屋頭畜傷殘過半矣

十年四月垣曲賊屯瞽塚山協鎮臧延齡遊擊丘如京勦

平之

十一年三月陝西賊許二王世魁等據垣曲瞽塚山守道

嚴巡道胡遣兵搜勦斬賊百餘級餘賊盡散 翼城賊

安國定等數千人嘯聚東山知縣胡獻瑤密計擒之

崇禎間闖賊之變惟垣曲志所載最詳其餘有載而極畧者有全無紀載者承平已久無從稽訊今據各州縣志所有者備錄之

晉爲霸國天下莫強六卿旣分暴秦蠶食當是時生

民之塗炭實甚矣淮陰渡夏陽而魏地平高密斬王
匡而河東定兩漢相繼晏然無事卽淮汜紛爭表曹
互角中原鼎沸都邑丘墟而汾絳之間未聞雁鋒鏑
之慘也劉淵竊據兵革于是乎始靳準作亂劉曜西
遷自是以後忽而石勒據之忽而苻堅據之忽而慕
容冲起兵忽而慕容忠稱帝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者
幾百餘年拓跋旣興席卷河北敗姚平于柴壁走乙
升于蒲坂始平以來閭左稍可以息肩矣旣而魏書
東西運歸歡泰玉壁之圍歿傷者七萬人不幾等民
命于草菅耶唐起晉陽馘老生下霍邑所向無前而
君素固守金剛力戰瘡痍猶不免焉天下旣定郡分
爲五地連畿輔民樂昇平其後禍起安史兵連藩鎮
震隣雖恐幸免虔劉至于唐末李懷光以河中叛王
重榮父子亦相繼有河中若慈隰汾澮之境克用與
全忠乍失乍復民不聊生然是時黃巾橫行其毒方
熾以平陽言之毒猶稍減也爰及五代干戈徧地李
守貞妄覲非分力屈城陷其後収瘞遺骸至數十萬
謂非禍之至酷者乎靖康之末婁室掠地而宋遂不

復振正大之時木華黎南侵而金遂不能支至正之季察罕定亂而元已不可爲九鼎將遷土崩瓦解天道之常亦無足怪明自徐常西下二百七十年間唐勤魏儉俗號淳龐晉紆解鹽土稱饒漢時可謂平矣平可謂久矣俄而寇起綏延往來蹂躪武備弛廢束手以待無不殘破之郡邑無不刼殺之歲月迄于今述人肝作膾之慘惡則爲之髮指聞拷掠縉紳之情狀則爲之背裂追繁華于斷塹頽垣則爲之歎息弔貞烈于荒崖胥井則爲之歔歔自史冊所載野無青草民靡孑遺曾有如此之甚焉者乎爰自周季迄今數千年來戰爭殺伐之跡無一不載無一不詳因總而計之晉州爲必據之險南戶在蒙院北戶在霍邑也河中爲必爭之地黃河以爲池中條以爲城也由嵐石而來則先經吉陽自崤澠而至則先入平垣安邑守鹽池之利長秋當汾晉之衝龍門取梁山之道玉壁爲晉南之蔽歷考往古用兵何所從來何所從去何以爲守何以爲攻則此方之阨塞險要可知也然山谿猶是城郭猶是而乃劉石迭興苻姚各據周

齊互勝朱李相持則尙德而不尙險又可知也竊考秦之二世隋之大業唐之廣明元之至正海內盜賊蠡起而平陽之民未有據一城阻一邑而爲亂者蓋其人務農桑業商賈無剽悍剛狠之習無戈矛甲兵之利是以斬木爲兵揭竿爲旗者自昔無聞焉則此方之民其不可不保護而安全之者可知也常試驅車而過登高而望昔之流血成川者若彼今之烟火萬家者若此昔之疆宇分裂者若彼今之河山寧謐者若此則

聖天子之厚澤深仁休養生息所以脫之湯火而登之衽席者不可不知也自今以往誠使安輯有術保障得人李文杜畿以爲牧守汾陽西平以爲方鎮雖億萬年享太山磐石之安可已

平陽府志

卷之三十四

真



